

希臘的酒神崇拜

西洋人文經典第3講延伸閱讀

從人性論的角度，人性是不被任何方面所拘限的，因此可能超越，也可能淪落；可能保持自身原有的自由，但也可能受拘限。在這意義上，德爾菲神廟入口所刻的兩句箴言：「勿過度」、「認識自己」，不斷提醒著充滿著各種可能性的人類。

萊比斯與聖塔羅的戰爭

在遙遠的色薩利 (Thessaly) 位於希臘中部偏北，有一個叫萊比斯 (Laphis) 的部族，他們的國王是庇里托俄斯 (Pirithous)。國王庇里托俄斯結婚時，邀請了附近的部族參加婚禮，受邀的賓客中包括聖塔羅族 (Centaur)，他們是奇特的半人半獸族，上半身到臀部是人，下半身則是馬。這些半人半馬的聖塔羅族在婚宴中狂歡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在酒精的催化下，他們不再壓抑，也不顧道德約束，挾持婚禮中美麗的新娘，伴娘而去，庇里托俄斯和萊比斯人驚愕不已，連忙起身來對付他們的人。這場萊比斯和聖塔羅族之間的戰爭非常激烈，後來的宙斯神祇和帕德儼神祇都雕刻有描述這場戰爭的作品。最後萊比斯人取得勝利，趕走了聖塔羅族。

有一些詮釋者認為，萊比斯人代表希臘文明和它的捍衛者，他們維護的是法律和秩序，聖塔羅族代表的是波斯人蠻族的力量，代表的是毀壞。

另有一些詮釋者認為，聖塔羅族，指的是受野獸粗野的衝動和狂放縱橫的情緒；萊比斯人正好相反，指的是人類受理性支配的部分，這場戰爭因而成為人類本性基本衝突的象徵：感性和理性的衝突。

這場戰爭發生在何處？發生的地點離我們並不遠——萊比斯人和聖塔羅族人依然住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交戰不休。這個戰場，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內心。我們當時的衝動對現狀控制到甚麼程度？或者，理性支配我們的生活又甚麼程度？現代文明人總是認為，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程度，完全取決於：萊比斯人是否能夠徹底戰勝聖塔羅族人。但希臘人比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都懂得，聖塔羅族並不是一無是處，並不是一純然負面者（例如，中國哲學中，「天理」、「人欲」是不並存的），希臘人同時承認非理性的重要。他們甚至認為：追求真理的無比熱情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。希臘人對酒神戴奧尼索斯 (Dionysus) 的崇拜，便是一種崇拜非理性的例證。戴奧尼索斯賜予美酒，幫助人們解除壓抑。酒不但不可被取代，而且本身對於人性的發展有著正面的價值。

太陽神精神與酒神精神

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 (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, 1844-1900，詳見西洋人文經典第84講) 在「善惡的彼岸」(「Beyond Good

and Evil」) 將戴奧尼索斯視為冷靜智識之神阿波羅 (Apollo) 的對照。他認為一個文明若要蓬勃發展，太陽神阿波羅精神與戴奧尼索斯的精神不但缺一不可，甚至，戴奧尼索斯的精神比太陽神阿波羅精神來得更為重要！尼采在「悲劇的誕生」(「The Birth of Tragedy」, 1872出版) 中還特別提到：

「太陽神不能離開酒神而生存。」希臘人將「天理」(阿波羅精神) 與「人欲」(戴奧尼索斯精神) 並列的這種想法和「存天理、去人欲」以「天理」作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相差甚大，但卻有其獨有的意義。因為，這樣一來，人性既不同阿波羅，也不同戴奧尼索斯，而是在兩者之間，並保留有一個自由的空間。

(在中國，人性即天理，不等同人欲，因此人性有著高度的道德意義。) 在這個自由的空間之中，便是萊比斯人和聖塔羅族的戰場。簡單地說，便是理性和感性的戰場。一個人可能有著更理性的，卻變得冷峻無情；但一個人也可能成為感性俘虜，而完全無法掌控生活。

希臘人強烈喜歡對稱和均衡，「維持平衡」不但是這個國名，也是美學概念。古希臘文中道德的善 (Kalos)，同樣也代表美，善即是美，美即是善。人必須努力追求平衡，在紛亂中尋找規律。

左上圖：太陽神阿波羅，文雅、音樂之神、光明、理性的象徵。三一「善長育神」，以之為形象。右下圖：酒神與美尼摩斯，創作之神、感性、藝術的象徵。三一「人文經典與」，以之為形象。

左下圖：下圖：詳見當前內部，正中為皇帝寶座，隨侍後有古羅馬，由前朝皇帝和加冕禮儀，在皇帝講學之前，先由高漢大學士講「四書」，再由漢朝帝后講「周易」，稱為為助講。皇帝之後由漢朝皇帝講學，由前朝帝后講學及學生則由漢朝皇帝講學。此為漢朝皇帝講學。



永遠立於正確之位

中國人文經典第1-3、9-12講延伸閱讀

儒家的德行，重視的本是「現實」與「具體」，而不是抽象統的善意，或「不忍之心」。因此，一個有德行的人，不能只抱持著一成不變的抽象態度應世，而應深入每件個別的事中去，了解並站立於個別事之理中。

「兼愛」的墨家學說

孔子之後最重要的學說之一便是墨子，墨子的觀點行天下。

墨子的主張非常容易了解：這個社會病了，病源是「以不相愛」。那麼，治病的辦法，就是讓人們相愛。墨子說：「誰能相愛，就不戰事；大夫相愛，就不搶奪；人與人相愛，就不殘害。」

如果說「天下之人相愛」呢？那說「強不執弱，眾不劫寡，富不侮貧」，這真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簡單推論：人人都儒，如果人們再問：應如何相愛呢？墨子說，所謂相愛，就是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。比方說，看待別人的國家，就像看待自己的國家；看待別人的家族，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。這樣的一種愛，就叫「兼相愛」。

墨子的話，每一句都面對的，但卻不成其「道理」，因為「這理」必須考量現實與個別，而不能只是封閉在自找之內的「存心」。同是講「愛」，但國家有著非常精彩的實現之道。

主張「仁愛」的儒家學說

有一次，子夏問孔子：「《詩經》上說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』，何謂也？」
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
子曰：「繪事後素？」
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
子夏問：詩經上所說的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」，這是甚麼意思呢？孔子說：「這是指畫圖的時候，要先用白顏色打底子，然後才能畫花紋。」子夏問：「禮不是也像畫花紋一樣，要先打底子。」孔子說：「子夏真能悟發我的心思，可以同你談詩了。」

作為「禮」的打底子究竟是甚麼呢？
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
「仁」，明顯地是作為「禮」的打底子。但「仁」又是甚麼呢？一般人總喜歡引用

「樊遲問曰：『子曰：『要人』』」這句，因為這句確定義又易解。但是，「要人」，即是聖人，那麼樊遲問的「兼愛」又有甚麼不同呢？其實，儒墨是有很大不同的，而這個不同處，就是隱藏在樊遲問「仁」後的一句：「樊遲問曰：『子曰：『要人』』」。

儒家的「愛」，是帶著永無止息「求知」精神的「愛」。孔子絕不主張無條件盲目的「愛」，他所主張的「愛」，是建立在「知」上。

孔子為甚麼這麼喜歡問呢？曾經兩次有人問孔子「弟孰為好學」，孔子都回答「有顏回者好學」。「好學」就是「求知」，帶著永無止息「求知」精神的「愛」，應是「仁」的一個較確定的定義。

但是，「求知」到底是「知曉」些甚麼呢？「大學」有一段話，簡捷地說明儒家的要旨。謂朝皇帝去「講學」講學時，無不例外地都會提到此段：

「詩云：『穆穆文王，於緜無疆止。』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止於敬；為人子，止於孝；為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」

